

歷史與空間

文：吳翼民

熱點詞評

文：陳科科

江南堂名

每次到故鄉蘇州小住，總要到平江路走走，走着走着，就走進了平江路的支路中張家巷，緣為那裡有兩座博物館——昆曲博物館和評彈博物館。

昆曲博物館借歷史上的全晉會館而陳。全晉會館建於乾隆年間，氣勢恢弘，頭門、正殿、偏廳、花園組成建築群落，更有一座坐鎮中軸的戲樓飛簷挑角、俊秀柔美，足見當年晉商之風光。明清際，蘇州為全國一大經濟文化中心，晉商必在蘇州佔據一席之地，當年晉商前輩在此營造奢華的會館，是不會想到今日成了昆曲的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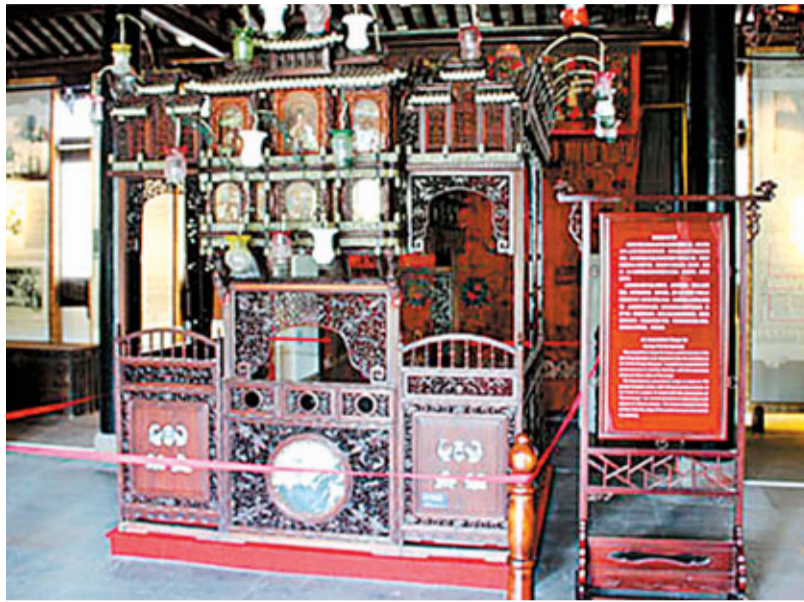
我每回參觀昆曲博物館（早先叫戲曲博物館），最感興趣的是一副「燈擔堂名」。所謂「堂名」，是明清至民國期間流行於江南的小型清唱戲班，濫觴於昆曲和京昆，漸趨通俗化之「灘簧」，「灘」是白，「簧」是唱，「灘簧」就是說唱藝術，是江南諸地方劇種前身的統稱。燈擔堂名則是堂名班子隨身攜帶、裝卸自如，一擔能挑的精巧樂輿。

昆曲博物館陳列的這副燈擔堂名為清末民初蘇州清音班寶和堂使用之樂輿，由一百多塊紅木雕板組合而成，鏤雕着松梅竹鳥。頂層鑲有瑪瑙、玉石、珍珠、珊瑚。四周懸掛十餘盞蓮花玻璃燈籠。下部正面左右設門，供堂名藝人出入。擔內有桌椅，可容八人圍坐。置有絃索、簫管、鼓板等樂器，在內地已屬罕見。上世紀八十年代，此堂名樂輿由寶和堂後人捐獻，終成戲曲博物館鎮館之寶。我聽母親說，舊時這樣精巧的燈擔堂名在蘇州也只有兩副，另一副不知下落。八十年代戲曲博物館開館之初，即有美國人願以十萬美金購它，但此乃國寶級文物，豈能他售？

江南堂名一直活躍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是江南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藝輕騎兵」，民間遇有婚慶壽典小孩滿月或商店開張等，都會請堂名班子前來吹打演出一下。滬劇《蘆蕩火種》中胡傳奎結婚，阿慶嫂幫助張羅喜事，唱道：「阿慶嫂我別樣禮物送勿起，送一副江南絲竹小堂名」，意為出資聘請一副堂名班子前來為胡司令的婚禮吹打演出助興，算是盡了禮節了。

從前「吃堂名飯」的人很多，我就交往過不少。我蘇州的街坊中有兩家唱堂名的，一家掛着「馬嘯嘯京班堂名」的牌子，應該是演京劇的。班主馬嘯嘯擁有行頭家生，（戲服和道具）沒有燈擔堂名這般的考究樂輿，人員也不固定，臨時邀請拼湊，再加上江南喜好京劇的不多，生意自然落空。他就經常在枕河房舍的窗口自拉自唱。我童年時常聽他拉唱，琴拉得嫻熟，唱也有味道，只是太過蒼涼。我母親嘆氣說，他唱堂名甚至養不起家小，家小讓別人養去了。我不明究竟，年稍長才知，他的妻子受不起清貧而跟別人私奔了。但馬嘯嘯仍苦中作樂，除了拉唱，就是獨酌苦酒。逢秋天還養金鈴子。

養金鈴子是蘇州老人消閒的一種方式，——牛角小盒內蓄飼一兩頭這種善於輕歌淺唱的小秋蟲，納於溫暖的貼肉內衣口袋，精心伺候是可以養過冬的。那蟲子的歌吟聲輕盈縹緲，異常動聽。馬嘯嘯養金鈴子遠不止一頭兩頭，多達七八頭、十幾頭，滿身口袋都放着，那歌吟就此起彼伏的誘人。我們喜歡挨着聽，偶有人調侃說：「馬伯伯身上就是一副熱鬧的堂名班子哩。」馬嘯嘯笑着回應：「是啊，是啊，是一副堂名班子啊，可惜不是京班堂名，是昆曲，是蘇灘（蘇劇）和評彈。」他這麼一說，還真像，真像琵琶三弦演奏的評彈演唱呢。三年自然災害時，馬嘯嘯病逝，遵其遺囑，親屬將十幾頭金鈴子陪葬進了他的棺材。我不敢靠近他的棺材，心裡惋惜着那些可愛的秋蟲和牛角盒，直到棺材上蓋上釘，蟲鳴聲還不斷如



這副「燈擔堂名」是昆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網上圖片

續。

我另一街坊李家是唱灘簧堂名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合營進了一個縣錫劇團。李家班主拉主胡，他的媳婦則唱起了花旦，其弟弟演龍套「下把」，也就是跑跑龍套、翻翻跟頭，打打「下把」。主角在武場中是「上把」，龍套就配合着打「下把」。這一家子比馬嘯嘯風光多啦，拿國家工資，生活也優裕。不過聽說也有煩惱，煩惱在於李琴師的媳婦在台上唱花旦，時常有「卿卿我我」的纏綿，而樂池裡的李琴師就在一旁偏偏個正着。按說這是戲、即使台上曖昧，也是虛擬的，下台後就煙消雲散啦。可李琴師卻着了魔、認了真，在樂池裡看得真切，心裡真是打翻了醋罈，醋波氾濫、翻江倒海的難受。也真是怪，愈是醋波氾濫，他手中的那把琴愈是拉得出神入化的精彩。劇團裡的人都誇獎他琴藝高超、聲情並茂。他心裡越發感到窩囊，尋思唱堂名時哪會有這等污糟之事，終於有一次，他拉着拉着，情不自禁把手中的琴飛擲到了台上，戲為之嘎然而止，成為劇團的一大經典笑料。這是我後來加入劇團粉墨生涯後聽前輩藝人說的。

歐國盃

歐國盃快完，只剩一場決賽。睇波氣氛淡淡，當然因為免費頻道只播四場，廣告好似好熱情，但只是有氣無力地播播精華，讓明星暗插科打諢，一如以往的是是但但。而講波路數也是傳統的勝利評論，一是入一不入，好肯攻好想贏，呢球入咗發咗之類空談。香港的球評家一直錯誤以為講波就把聲音填滿畫面，連

映權，但大家興趣缺缺，縱使不以天價/死約購買他們的頻道，網上還是有萬千個軟件直播賽事，當然會「空格」，這關乎網絡商的質素——閣下的網絡商可能也就是獨得播映權的公司，陰謀論的勝利評論，一是入一不入，好肯攻好想贏，呢球入咗發咗之類空談。香港的球評家一直錯誤以為講波就把聲音填滿畫面，連



不能放過，真正做到描述到繪影繪聲，造福眼睛。如果有問題的球迷。如果有看外國的足球頻道——即使是內地的，也不至於無間斷地發音，埋門抽射才來個「打門！」，分析攻勢，而不是由中圈帶波開始就從頭說起，就要猜度球員的行動，做一個預言家而沾沾自喜。收費頻道市況疲弱，獨攬了播

映權，但大家興趣缺缺，縱使不以天價/死約購買他們的頻道，網上還是有萬千個軟件直播賽事，當然會「空格」，這關乎網絡商的質素——閣下的網絡商可能也就是獨得播映權的公司，陰謀論的勝利評論，一是入一不入，好肯攻好想贏，呢球入咗發咗之類空談。香港的球評家一直錯誤以為講波就把聲音填滿畫面，連

iTunes Store Hong Kong

Apple終於開放iTunes Store，我們可以在網上下載正版高規格的電影與音樂，暫時選擇少，但有選擇，而且名正言順。下載時可以把整張唱片一次過買，或者逐首購買，\$6-8一首，按匯率算，跟美國的差不多。電影可以一次過買個高貴的，或者租借，\$28一套，30日內任何時間開始，開始後48小時不停播放。而最令人感

動的，是電影可以支援全部Apple產品，只要用同樣的戶口登入，iPhone看了上半，下半可以在iPad或者Mac看完，彈性而人性化。何解一場波要訂購所以我們情願上網看免費波，而iTunes打正旗號收費，卻依然可以救起整個唱片業，令大家轉型，而不再喊叫喊殺盜版下載害死自己的？就因为服務，以及公道。

文藝天地

來鴻

文：蘇滄桑

自己人 (下)

連是我見過的世界最脾氣最好的女人。

一個屋簷下，不可能沒有任何矛盾衝突，我衝她發過不止一次火。白天碰到心煩的事，一回家看到跟她反覆強調過多次的事，她還是按她原來的思路去做，我就會火冒三丈。比如老喜歡把衣服搭在陽台欄杆上曬，丟了好幾件，比如有親戚來家吃飯，我讓她多弄點菜，她卻總是自說自話地弄得似乎僅僅夠吃，讓我很沒面子。她從來都不爭辯。當然，過一會我就覺得不好意思，跟她解釋。她笑笑說：「沒事沒事，我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誰沒有心煩的時候啊？」

她常常妙語連珠，甚麼事，到她那兒，聽起來都是喜氣洋洋的。你會覺得，她這麼苦，這麼累，都覺得生活這麼美好，我們還有甚麼可煩惱的？

連還特別明事理，懂感恩。她兒女小的時候，我們叫她每個暑期把兒女接到杭州玩，住在我家。後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將他們留在杭州，並為他們安排了航空公司工作。她兒子結婚買房子，我們借錢給他首付。連說：「沒有你們，我們家哪有現在的好日子？我的兒女托你們的福，子孫後代都要感謝你們！」她說，父親常跟她說：「他們對我們這麼好，我們要有良心，不可以扔下他們不管的。」

十八年的城市人情世故，沒有帶走她最珍貴的本質。幾年前，先生派去了香港工作，女兒心心住校了，家裡，常常就是我、連、兩隻小狗。

多年的相處，她這個大姐和我這個小妹，雖然相差十一歲，但已無比默契——連專心陪我，每天給我做好吃的。

我們無話不談。我有甚麼煩惱，不是跟母親說，就是跟她說。她家裡的事，也全都跟我

說，我幫她出主意。有時飯吃好了，我故意多坐一會兒，我知道，她一天都沒怎麼和人說話了。

最近，她母親突發腦溢血，她回去照顧，兩隻小狗也只好寄養在朋友家，我一個人不得不生活自理，不巧又感冒了。她記掛着，每天打電話來。她母親好一點了，她一到周五就趕回來，周一再趕回千島湖，其實她是最怕坐車了。

那天她回去前，我分明記得冰箱裡沒有青菜了，可是後來一打開，發現一大把綠油油的新鮮青菜，她知道我只會燒麵條年糕，臨走前又特意跑到菜場去買來的。筍已經剝好，鱈魚乾、臘肉乾、年糕都已經切好。

心心十八歲了。馬上上大學了。總有一天，連會回到老家照顧老人，和丈夫廝守的。到那時，我們會不捨，心心會不捨。心心對她，有時比對我還親，上次暑假，我們說帶連去香港玩，心心功課很忙，不想去，但為了她，就很高興地去了。連很感動。

連的一雙兒女，聽話，孝順，和心心特別親，心心對他們，比對自己親戚家孩子都親。

連說，以後你們老了，這兩兄妹都能隨叫隨到的，心心也不會孤單了。

連說，如果添了孫兒，她就去幫着帶一段時間就回來。只要我們不趕她，她就不走。我們說，捨不得的，只要她不想走，養也要養她到老。

心心小時候，連背她出去玩，笑她這麼大還讓她背，心心說：「天黑了，我趴低一點，人家以為你是駝背。」我們笑。心心又說：「連，你老了，我也背你出去玩。」

相互的善，相互的好，相互的感恩與回饋，就是我們十八年相濡以沫的緣分。願歲月靜好，情義久長。

詩意偶拾

文：王基文 (新加坡)

歡慶香港回歸十五周年

一九六七統一夢，三十年後終如願，舉國歡騰迎回歸，今又喜慶十五年。

一國兩制成就大，港人治港鑄輝煌，穩定繁榮重民生，恭祝紫荊永芬芳。

和諧團結斯為貴，求同存異多包容，自古盛世處安定，齊建香江共擔責。

註：筆者1967年詩投實報，祈望香港早回歸。1997年夢成真。15周年再賦詩，恭祝香港更美好。



短載

文：緩緒

定向的河流 (四)

旅途中這偶然的相遇及無心的傾談對誰都可以起到一點「打岔」或「減壓」的作用。不少人稱這為「豔遇」或「獵奇」。尤其是西方人，一旦出門，更可以使一對對在某一段時間裡有緣相遇的男女，很快發展出「一夜情」或「終身戀」。但因為心裡想着的是此刻正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父親，豐容還是選擇留在旅店裡用餐，沒有接受喬恩善意的邀請。

第二天清晨，另換了一套衣襟的豐容，帶着同樣的行李離開旅店後，開始在路邊認真打量起一塊設立在巴士站前的地圖牌。接着才很肯定地走向其中的一個巴士站。站上並沒有一個準備搭車的人。當她望向前面時，發現此時有一輛在遠處路口轉彎的巴士正朝自己站着的方向慢慢地駛近。

8

翁布亞區靜謐的山莊，景色自然而誘人。因正值秋季，加上是這麼一個霧濛濛的清晨，走在山路上時，就連一些不起眼的小樹及覆蓋着層層落葉的小徑都飄散着一種值得尋味的詩意。

自從離開機場，坐上最初那輛公共巴士後，豐容便覺得沿途這片既屬於山區，又屬於丘陵的景色十分迷人，並開始想到父親所以會離開巴黎，獨自到這裡來找尋繪畫題材的原因。

父親是一個多麼願意主動吃苦的人啊。平時在家時就既不注重吃喝，又不在意於享樂。除了添置畫具外，從來都不捨得把錢隨便地花在自己身上。雖然出於不得已，有時也會出席一些公益性的派對，與一些熟人相聚，但心裡想着的卻永遠是那些與繪畫有關的事情。而事實上也是，一旦趕寫起文章來便會一連幾夜不睡，並總是主動把工作排得很緊，在他面前總像是堆着一些永遠也做不完的事情。

9

坐落於山間幾塊平地上的那座療養院的規模不算太大，並沒有一道阻止行人內進的明確院牆及院門。那些幾處相連的院舍，雖全都屬於一些不出四層樓高的低矮建築物，一眼望去，牆上的粉色也略顯陳舊，但卻始終保持着那麼一種療養院所特有的讓人覺得安然，覺得有一份親切感的外貌。

穿過一個不大的花園，豐容發現通往醫院住院處的那條小徑收拾得十分乾淨。雖然院子四處也同樣長着一些高大繁茂的樹木，而

且正值秋季，小徑上卻少有落葉。從小徑兩旁那兩排矮矮的被修剪得整齊整齊的綠籬，也能看出院內呈現的這份整潔，是因為有專職人員悉心的照料及護理。

太陽才剛露出山頭，四處霧濛濛地仍纏繞着一些尚未散盡的晨霧。時間還早，在住院處前院那條長廊的一邊，豐容發現有幾名身穿病員服，正在做着簡單運動的病人。

她跑上石階，剛進大堂的正門，便見櫃檯上有一位護士打扮的婦人朝着面前的對講機簡單地講了幾句，又和身邊的一名同事嘀咕了幾句，接着便離開了座位，很快從櫃檯後面繞出來迎接着剛進門的豐容大步地走了過來。

「早上好！請問您就是豐……」

「正是。我父親他……」

「別着急，自從入院，病人的狀況一直都還算穩定。昨天一接到您從機場打來的電話，醫院便做了安排，並把接待您的任務交給了我。來，請這邊走。剛才我已聯繫過您父親的主治醫生了。」

這麼簡單地匆匆介紹了幾句後，豐容便在這位值班人員的陪同下，疾步轉入了位於大廳左邊的一條過道。

「真是謝天謝地，沒想這麼快您就從美國趕來了。」

那條長長的過道靜得很，靜得簡直就像是走進了一座空置無人的建築物。剛轉進過道，豐容便聽為她帶路的那位值班員說。

「是怎麼知道我的聯繫電話的？」

因覺得奇怪，豐容問了一句。「在老先生隨身的記事本裡清楚地寫着，說若是在哪一天，不論哪一天，一旦當自己的健康出現了問題時，他只希望知會在美國任教的您一個人。並在每一邊詳細地留下了您工作處及住處的聯繫電話。」

在相互交叉着的病房通道上轉了一個彎，豐容發現就在前面剛出現的另一條通道上，有一位穿大褂的醫師帶着一位比他略顯年輕的助手，已等在一間病房的門口。一見她們走近便主動伸出了手。

「我相信他仍能認出你來。進去後請千萬別露出驚慌的樣子，要像平時見面一樣，以免情緒波動。病人的情況不怎麼理想。我想他一直是在等着您，也知道您是一定會很快趕來的。」

說完，醫生點了點頭，像是為自己想要交代的那些事情畫了句號。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